



神僧傳卷第六

法順

釋法順。姓杜氏。雍州萬年縣人。稟性柔和。年十八棄俗。

出家。事因聖寺僧。玠禪師。受持定業。嘗行化慶州。勸民

設會。供限五百。及臨齋食。更倍人來。供主懼焉。順曰。無

所畏也。但通周給。而莫委供所。從來千人皆足。有張河

江。張弘暢者。家畜牛馬。性本弊惡。人皆患之。賣無取者。

順示語慈善。如有聞從。自後更無舐齧。嘗引衆驪山。夏

中。栖靜地多蟲蟻。無因種菜。順恐有損害。就地示之。令

蟲移徙。不久往視。如其分齋。恰無蟲焉。順時患腫。膿潰

外流。人有敬而啖。切累者。或有以帛拭者。尋即瘥愈。餘

膿發香。流氣難比。拭帛猶帶香氣不散。三原民田薩埵



者生來患龍。又張蘇者亦患生症。順聞命來與共言議。遂如常日。水即痊復。武功縣僧為毒龍所魅。眾以投之。順端拱對坐。龍遂托病。僧言曰。禪師既來。義無久住。極相勞饒。尋即釋然。故使遠近瘴癘淫邪所惱者無不投造。順不施餘術。但坐而對之。無不痊愈。因行南野。將度黃渠。其水汎溢。厲涉而度。岸既峻滑。雖登還墮。水忽斷流。便隨陸而度。及順上岸。水尋還復。門徒勿覩而不測其然也。以貞觀十四年。都無疾苦。告累門人。生來行法。令使承用。言訖如常。坐定卒於南郊義善寺。

志寬

釋志寬。姓姚氏。蒲州河東人也。歷覽諸經。以涅槃地論為心要。所居住房。每夜必有振動。介冑之響。竊而觀者。

咸見非常神人。遶房而行。時川邑虐暴行人。斷路或數百為群。經歷村郭。傷損人畜。中有王獸。其頭最大。五色純備。威伏諸獸。遂州都督張遜。遠聞慈德。遣人往迎。寬乃令州縣立齋行道。各受八戒。當夕。雨災銷散。莫知所往。時人感之。奉為神聖。貞觀初。還蒲。晉時州郡遇旱。諸祈不遂。官民乃往請焉。寬為置壇場。以身自誓。不降雨者。不處堂房。曝形兩日。密雲垂布。三日已後。合境滂流。民賴有年。未終之前。右脅而卧。枕於右臂。告門徒曰。生死長遠。有待者皆尔。汝等但自觀身。如幻。便無愛結。自纏吾命。亦斷當取椽兩根。遽際一領。裹縛輿送。無得隨俗紛紜。為不益事也。言訖而卒。

世瑜

釋世瑜。姓陳氏。住台州。大業十二年。往綿州震響寺。倫法師所出家。一食頭陀。勤苦相續。又往利州。入籍住寺。後入益州綿竹縣響應山。獨住多年。四猿供給山果等食。有信士母家生者。負糧來送。驚訝深山。常燒薰陸沉香等。既還山。半路見兩人。形甚青色。狀貌希世。各負蓮華蔗芋而上。云我供給禪師去也。然其山居三年之中。食米一石七升。六時行道。以猿鳥為侶。初唯一泉。後有三泉。流出于下。貞觀元年。夢有四龍來入心眼。既覺。大悟三論宗旨。遂往靈睿法師講下。所聞詞理。宛若舊尋。便往綿州住大施寺。至十有九年。四月八日。往崇樂寺。言語欲遊方去。或有喻曰。只此寺者。是諸方也。因還大施本房。香氣滿室。坐處之地。涌三金錢。合衆尋香。從瑜房而出。乃見加坐手尚執鑪。奄然而逝。春秋六十三矣。

玄奘

釋玄奘。本名禕。姓陳氏。洛州緱氏人也。少罹窮酷。隨兄長暎法師住淨土寺。授以精理。旁兼巧論。年十一。誦維摩法華。東都恒度。便預其次。自尔卓然。梗正不偶。欲慕大法。後達長安。住莊嚴寺。又非本望。西踰劍閣。既達蜀都。受諸經論。一聞不忘。武德五年。二十有一。為諸學府。雄伯沙門。講揚心論。不窺文相。而誦注無窮。時曰神人。後又遍遊荆揚等州。訪諸道隣。復還京。輦廣就諸蕃。徧學書語。行坐尋授數日。博通。惟候機會。貞觀三年。會天下勅道俗。隨豐四出。由斯得往西域。取諸經像。行至罽

賓國道險。虎豹不可過。樊不知為計。乃鎖房門而坐。至夕開門。見一老僧。頭面瘡癩。身體膿血。牀上獨坐。莫知由來。樊乃禮拜。勤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。令樊誦之。遂得山川平易。道路開通。虎豹藏形。魔鬼潛跡。遂至佛國。取經六百餘部。以貞觀十九年還京師。下勅令住玉華。翻譯經藏。樊生常已來。願生彌勒。及遊西域。又聞無著兄弟皆生彼天。又頻祈請。咸有顯證。後至玉華。但有隙次。無不發願。麟德元年。告翻譯僧及門人曰。有為之法。必歸磨滅。泡影形質。何得久停。行年六十五。必卒玉華。於經論有疑者。今可速問。聞者驚異。師曰。此事自知。遂往辭佛及諸僧眾。既卧疾。常見大蓮花鮮白而至。又見佛相。命僧讀所翻經論名目。已摠有七十三部。一千三百三十卷。自懷欣悅。摠名門人有緣並集。云。無常將及。急來相見。於嘉壽殿。以香木樹菩提像骨。對寺僧辭訣。并遺表訖。便默念彌勒。右脇累足。右手支頭。左手胫上。堅然不動。氣絕神逝。兩月色貌如常。乃葬於白鹿原。初樊將往西域。於靈巖寺。見有松一樹。樊立於庭。以手摩其枝曰。吾西去求佛教。汝可西長。若吾歸。即却東迴。使吾弟子知之。及去。其枝年年西指。約長數丈。一年忽東迴。門人弟子曰。教主歸矣。乃西迎之。樊果還。至今眾謂此松為摩頂松。

法敏

釋法敏。姓孫氏。丹陽人也。八歲出家。事英禪師為弟子。入茅山。聽明法師三論。悟其宗旨。貞觀元年。出還丹陽。

講華嚴涅槃。二年越州田都督追還一音寺。相續法輪。于時衆集義學沙門七十餘州。八百餘人。當境僧千二百人。尼衆三百。士俗之集。不可復紀。至十九年。會稽士俗。請住靜林講華嚴經。至六月末。正講。有蛇懸半身。在敏頂上。長七尺許。作黃金色。吐五色光。終講方隱。至夏訖。還一音寺。夜有赤衣二人。禮敏曰。法師講四部大經。功德難量。須往他方教化。故從東方來迎法師。弟子數十人。同見此相。至八月十七日。尔前三日三夜。無故闇冥。恰至二十三日。將逝。忽放大光。夜明如日。因尔遷化。春秋六十有七。身長七尺六寸。停喪七日。塔表放光。地為震動。異香不滅。莫不恠歎。道俗莊嚴。送於隆安山焉。

慧璿

釋慧璿。姓董氏。少出家。在襄川。周滅法後。南往陳朝。入茅山。聽明師三論。又入栖霞。聽懸布法師四論。大品涅槃等。晚往安州大林寺。聽圓法師釋論。凡所游刃。並契幽極。又返鄉梓。住光福寺。居山頂。以引汲為勞。將移他寺。夜見神人身長一丈。衣以紫袍。頂禮璿曰。奉請住此。常講大乘。勿以小乘為慮。其小乘者。亦如高山無水。不能利人。大乘經者。猶如大海。此山多佛出世。一人讀誦。講說大乘。能令所住珍寶光明。眷屬榮勝。飲食豐饒。若有小乘。前事並失。惟願弘持。勿孤所望。法師湏水。此易得耳。來月八日。定當得之。自往劍南慈母山大泉。請一龍王去也。言已不見。恰至來月七月初夜。大風卒起。從西南來。雷震雨注。在寺北漢高廟下佛堂後百步許。通

夜相續至明方位。惟見清泉香而且美。合衆同幸。及止。龍泉漸便乾竭。貞觀二十三年。講涅槃經。四月八日夜。山神告曰。法師疾作房宇。不久當生西方。至七月十四日。講孟蘭盆經。竟。斂手曰。生常信施。今須通散。一毫已上。捨入十方衆僧。及窮獨乞人。并諸異道。言已而終於法座矣。春秋七十有九焉。

豐干

釋豐干師者。本居天台國清寺。剪髮齊眉。布裘擁質。身量可七尺餘。人或借問。止對曰。隨時二字而已。更無他語。樂獨舂穀。後同城旦。應副齋炊。嘗乘虎直入松門。衆僧驚懼。口唱道歌。與拾得寒山子二人相得歡甚。豐干出雲遊。適間丘胤出守台州。欲之官。俄病頭風。召名醫莫差。豐干偶至其家。自謂善療此疾。間丘聞而見之。師持淨水。嚙之。須臾祛殄。因是大加敬焉。問所從來。曰。天台國清。曰。彼有賢達否。曰。寒山文殊。拾得普賢。當就見之。間丘至任。三日後。即到寺。問曰。此寺曾有豐干禪師否。曰。有。院在何所。寒山拾得復是何人。時僧道翹對曰。豐干舊院。即經歲後。今間無人。止有虎豹。時來此哮吼耳。寒山拾得。二人見在僧厨執役。間丘入干房。唯見虎跡縱橫。又問干在此有何行業。曰。唯事舂穀。供僧粥食。夜則唱歌。諷誦不輟。如是再三。嗟嘆。乃入厨。見二人拜之。二人起走。曰。豐干饒舌。彌陀不識。禮我何為。遂携手出松門。更不復入寺焉。豐干後不知所終。

寒山子

寒山子者。世謂為貧子風狂之士。弗可恒度。推之隱天台。始豐縣西七十里。彌為寒。暗二巖。每於寒巖幽窟中居之。以為定止。時來國清寺。有拾得者。寺僧令知食堂。恒時收拾。眾僧殘食菜滓。斷巨竹為筒。投箴于內。若寒山子來。即負而去。或廊下徐行。或時叫噪。凌人或望空。曼罵。寺僧不耐。以杖逼逐。翻身撫掌。呵呵徐退。然其布襦零落。面貌枯瘁。以樺皮為冠。曳大木屐。或發辭氣。宛有所歸。歸于佛理。初間丘入寺。訪問寒山。沙門道翹對曰。此人狂病。本居寒巖間。好吟詞偈。言語不常。或臧或否。終不可知。與寺行者拾得。以為交友。相聚言說。不可詳悉。寺僧見太守拜之。驚曰。大官何禮。風狂夫耶。二人連臂笑。傲出寺。間丘復往寒巖。謁問。并送衣裳藥物。而

高聲倡言曰。賊我賊退。便身縮入巖石穴縫中。復曰。報汝諸人。各各努力。其石穴縫泯然而合。杳無蹤跡。乃令僧道翹尋其遺物。唯於林間綴葉書詞頌。并村墅人家屋壁所抄錄得二百餘首。編成一集。人多諷誦。至有庭際何所有。白雲抱幽石之句云。

拾得

拾得者。豐干禪師。偶山行至赤城道側。聞兒啼。遂尋之。見一子可數歲。初謂牧牛之豎。委問端倪。云無舍。孤棄于此。豐干携至國清寺。付與典座僧。曰。或人來認。可還之。後沙門靈熠攝受之。令知食堂香燈。忽於一日。見其登座。與像對盤而食。復呼僑陳。如曰。小果聲聞。傍若無人。執筋大笑。僧乃驅之。靈熠咨尊宿等。罷其堂任。且令

廚內滌器。洗濯纔畢。澄瀝食滓。以筒盛之。寒山來。必負而去。又護伽藍神廟。每日僧廚下食。為烏鳥所取。狼藉拾得。以杖扑土。偶三二下。罵曰。汝食不能護。安護伽藍乎。是夕神附夢。與闔寺僧曰。拾得打我。明日諸僧說夢符同。一寺紛然。始知非常人也。時牒申州縣。郡符下云。賢士隱遁。菩薩應身。宜用旌之。號拾得為賢士。又於寺莊牧牛。歌詠呼天。當其寺僧布薩時。拾得驅牛至僧集堂前。倚門撫掌大笑曰。悠悠者聚頭。時持律首座咄曰。風人。何以喧礙說戒。拾得曰。我不放牛也。此群牛者。多是此寺知僧事人也。拾得各呼亡僧法號。牛各應聲。而過。舉眾錯愕。咸思改往。脩來感菩薩垂跡度脫。時道翹纂錄寒山文句於寺土地神廟壁。見拾得偈詞。附寒山

集中。

法冲

釋法冲。字孝敦。姓李氏。隴西成紀人也。幼而秀異。傲岸時俗。年二十四。遂發心出家。聽涅槃三十餘遍。又至安州。謁法師下。聽大品三論楞伽經。即入武都山脩業。年三十。行至冀州。貞觀初年。下勅有私度者。處以極刑。冲誓亡身。便即剃落。時嶧陽山多有逃僧避難。資給告窮。便造詣州宰曰。如有死事。冲身當之。但施道糧。終獲福祐。守宰等嘉其烈亮。官網周濟。乃分僧兩處。各置米倉。可十斛許。一所徒眾四十餘人。純學大乘。并脩禪業。經年食米如本不減。一所五十六人。纔經兩日。食米便盡。由不脩禪。兼脩外學。冲曰。不足恠也。能行道者。白毫之

惠耳。時逃難轉多。無處投止。山有帝穴。冲詣告曰。今窮客相接。可見容否。帝乃相携而去。及難解。冲乃隨處弘法。冲雖廣宣經術。專以楞伽命家中書杜正倫。每諮稟之時。三歲玄奘不許講舊繙經。冲曰。君依舊經出家。若不許弘舊經者。君請還俗。更依新繙經。方許君此意。奘聞遂止。師亦命代弘經護法。強禦之士。不可及也。僕射于志寧曰。此法師乃法旃頭陀僧也。不可名實拘之。

通達

釋通達。雍州人。三十出家。栖止無定。常以飲水噉菜。任性遊從。或攬折蒿藿。生死而食。至於桃李瓜果。必生吞皮核。人問所由。云。信施難棄也。貞觀已來。稍顯神異。往至人家。歡笑則吉。愁慘則凶。或索財賄。或索功力。隨命多少。即須依送。若違其語。必失過前。有人騎驢歷寺游觀。達往就乞。惜而不施。其驢尋死。京室貴賤。咸宗事之。禍福由其一言。說道唯存離著。所得財利。並營寺宇。大將軍薛萬鈞。初聞異行。迎宅供養。百有餘日。不違正軌。忽於一夜。索食欲噉。初不與之。苦求不已。試與遂食。後尔已後。稍改前跡。專顯變應。其行多僻。欲往入內宿。將軍兄弟大怒。打之幾死。仰而告曰。卿已打我。身肉都毀。血污不淨。可作湯洗。待沸涌已。脫衣入鑊。狀如冷水。傍人怖之。猶索加火。遂合宅驚奉。恣其寢處。曾負人錢百有餘貫。後既辦得。無人可送。乃將錢寺門。伺覓行人。隨負多少。償達西市。眾皆止之。而達付不禁。及往勘償。不失一文。時逢米貴。欲設大齋。乃命寺家多令疏請。及至

明旦來赴數千而供度闕然不知何擬。大眾咎之。達曰。他許送供。計非妄語。臨至齋時。僧徒欲散。忽見熟食。美膳連車接輦。充道而來。即用施設。乃大餘。長並供僧庫。都不委其所從來。食訖。須臾人車不見。後不知其終。

岑閣黎

襄州禪居寺岑閣黎者。未詳何許人。住寺禪念為業。有先見之明。而寺居山藪。資給素少。粒食不繼。岑每日將坩如甘。入郭乞酒而飲。又乞滿坩。可三斗許。將還。在道行飲。達寺坩亦空竭。明日復尔。在寺解齋。將篤坩就厨。請粥三升。乃掛杖頭。入衆。以杖打僧頭。從上至下。人別一擊。白日如是。人以其卓越異常。或疑打已灾散。不辭受之。岑將粥入房。舊養鰲犬一頭。并一寺內鼠。乃有數

千。每旦來集。犬鼠同食。庭中埒滿。道俗共觀。一時失一鼠。岑悲惋無聊。必是犬殺。便告責犬。犬便啣來。岑見懊惱。以杖捶犬。將鼠埋已。悲哀慟哭。寺僧被鼠齒衣及箱。以告於岑。岑總召諸鼠。各令相保。一鼠無保。岑曰。汝何啣人衣。杖捶之。鼠不敢動。岑為寺貧。便於講堂東。白馬泉下。灤谿中。延記某處為厨庫。某處為倉廩。人並笑之。經宿。水縮地出。如語便作。遂令豐渥。又遙記云。却後六十年。當有愚人於寺南立重閣者。然寺基業不虧。闔訟不可住耳。永徽中。恰有人立重閣。由此相訟。如其語焉。

慧悟

釋慧悟。未詳氏族。隱太白山中。持誦華嚴經。服餌松朮。忽於一時。見一居士來云。相請居士騰身入空。令悟於

衣帶中坐。攝以飛行。至一道場。見五百異僧翔空而至。悟奄就末行。居士語曰。師受持華嚴。是佛境界。何得於小聖下坐。遂即引於半千人之上。齋訖。居士曰。本所齋意在師一人。雖有五百羅漢來食。皆臨時相請耳。遂送還本處。有如夢覺時。高宗永徽中也。

法融

釋法融。姓韋。潤州延陵人。年十九。入茅山。依吳法師剎除。服勤請道。貞觀十七年。於牛頭山幽栖寺北巖下。別立茅茨禪室。日夕思擇。無缺寸陰。山有石室。深可十步。融於中坐。忽有神蛇長丈餘。自如星火。舉頭揚威於室口。經宿見融不動。遂去。因居百日。山素多虎。熊。蘇。絕人。自融入後。往還無阻。又感群鹿。依室聽伏。曾無懼容。有

二大鹿。直入通僧聽法。三年而去。所住食厨。基臨大壑。至於激水。不可環階。乃顧步徘徊。指東嶺曰。昔遠公拄錫。朽壤驚泉。若此可居。會當清泉自溢。經宿東嶺。忽涌飛泉。清白甘美。冬溫夏冷。即激引登峯。趣釜經廊。又二十一年十一月。巖下講法華經。于時素雪滿階。法流不絕。於凝冰內。獲花二莖。狀如芙蓉。璨同金色。經于七日。忽然失之。永徽三年。邑宰請出建初。講揚大品。僧衆千人。至滅諍品。融乃縱其天辯。商榷理義。地忽大動。聽侶驚波。鍾磬香牀。並皆搖蕩。寺外道俗。安然不覺。顯慶元年。司功蕭元善。再三邀請。出在建初。融謂諸僧曰。從今一去。再踐無期。離合之道。此常規耳。辭而不免。遂出山門。禽獸哀號。逾月不止。山澗泉池。擊石涌砂。一時填滿。

房前大桐四株。五月繁茂。一朝凋盡。至二年閏正月二十三日。終於建初。春秋六十四矣。

智勤

釋智勤。俗姓朱氏。隋仁壽因舍利州別置大興國寺。勤少小。以匡護為心。每遇眾發言。無不允睦。精誠勇猛。事皆冥祐。初。母患委頓。為念觀音。宅中樹葉之上。皆現化佛合家。並見。母疾遂除。又屬隋末荒亂。諸賊競起。勤獨守此寺。賊不敢凌。故得寺宇經像。一無所損。諸寺湮滅。不可目見。又一時權著俗衣。以避兵刃。被賊圍遶。而欲殺之。忽聞空中聲告。師可去俗衣。遂除外服。賊見頂禮。請將供養。經於數月。後授於蜀。聽嵩法師講。眾至三千。法師皆委令檢校。遂得安帖。內外無事。一人力也。又至

唐初。還歸鄧州。講維摩三論。十餘遍。後隱於北山。倚立十餘年。所居三所。即今見存。恒聞谷中鍾聲。後尋巖嶺。忽見一寺。宛麗奇常。入中禮拜。似有人住。如是數度。後更尋覓。莫知所在。又居山內。糧食將盡。其行道之處。土自發起。遂除棄之。明日復尔。如是再三。遂有穀現。因即深掘。得粟二十餘碩。其粟粒大色赤。稍異凡穀。時鄧州佛法陵遲。合州道俗。就山禮請。願出住持。遂感夢而出。其夢不詳。子細。後時負像出山。中途忽闇。莫知其路。不得前進。俄有異火兩炬。照路極明。因得見道。送至村中。火方迴滅。村人並見。無不驚異。永徽年初。以見時事繁雜。守房不出。向淹三載。讀一切經兩遍。每讀經時。恒見有神來聽。初中後夜。常聞彈指警歎之聲。至顯慶四年。

五月欲終之前。所有功德不周之處。曉夜經懺使畢。人問何故如此。忽速答曰。無常之法。何可保耶。至十五日。寺中樹木枝葉萎枯。自然分析。禽鳥悲鳴。遍於寺內。僧各驚問。莫知所由。至十六日旦。忽見昔聽經神來禮拜。語云。莫禮。傍人無有見者。於是剃髮披衣。在繩床內。手執香爐。跏趺而坐。告諸弟子。汝可取大品經讀誦。至往生品訖。遂合掌坐而卒。停經數日。顏色如舊。恒有異香。聞於寺內。春秋七十四。

道宣

釋道宣。姓錢氏。丹徒人也。初母妊而夢月貫其懷。復夢梵僧語云。汝所妊者。即梁朝僧祐律師。祐則南齊剡溪隱嶽寺僧護也。宜從出家。既弱冠。極力護持。專精克念。

感舍利現于寶函。乃晦迹於終南傲掌之谷。所居之水。神人指之。穿地尺餘。其泉迸涌。時號為白泉寺。猛獸馴伏。每有所依。名花芬芳。奇草蔓延。隋末遷豐德寺。嘗因獨坐。護法神告曰。彼清官村。故淨業寺。地當寶勢。道可習成。聞斯卜焉。焚功德香。行般若舟。定時有群龍禮謁。若男若女。化為人形。沙彌散心。願眇邪視。龍赫然發怒。將搏攫之。尋追悔。吐毒井中。具陳而去。宣乃令封閉。人或潛開。往往煙上。審其神變。或送異花一奩。形似棗花。大如榆莢。香氣馥必醇骨數載宛然。又供奇果。李杏梨柰。然其味甘。其色潔。非人間所遇也。門徒嘗欲舉陰事。先是潛通。以定觀根。隨病與藥。皆此類也。宣嘗築一壇。俄有長眉僧。談知道者。復三果梵僧。禮壇讚曰。自

佛滅後。像法住世。興發唯師一人也。乾封二年春。冥感天人來談律相。言鈔文輕重。儀中外悞。皆譯之過。非師之罪。請師改正。故今所行著述。多是重脩本。是也。又有天人云。曾撰祇洹圖經。計人間紙帛一百許卷。是也。貞觀中。曾隱沁部雲室。山人睹天童給侍左右。於西明寺夜行道。足跌前階。有物扶持。履空無害。熟願視之。乃少年也。宣遽問何人。中夜在此。少年曰。某非常人。即毗沙門天王之子那吒也。護法之故。擁護和尚。時之久矣。宣曰。貧道脩行。無事煩太子。太子威神自在。西域有可作佛事者。願為致之。太子曰。某有佛牙寶掌。雖久。頭目猶捨。敢不奉獻。俄授于宣。宣保錄供養焉。復次庭除。有一天來禮謁。謂宣曰。律師當生觀史天宮。持物一包。云是棘林香尔。後十旬。安坐而化。乾封二年十月三日也。春秋七十二。僧臘五十二。

英師

英禪師。居西京法海寺。有異人來謁。曰。弟子知有水陸齋。可以利益幽明。自梁武歿後。因循不行。今大覺寺有吳僧義濟。藏此儀文。願師往求。以來月十五。於山北寺如法脩設。苟釋狴牢。敢不知報。英公尋詣義濟。得儀文以歸。即以所期日。於山北寺脩設。次日曛暮。向者異人與十數輩來謝。曰。弟子即秦莊襄王也。又指其徒曰。此范雎。穰侯。白起。王翦。張儀。陳軫。皆秦臣也。咸坐本罪。幽囚陰府。大夜冥冥。無能救護。昔梁武帝於金山寺設此齋時。前代紂王之臣。皆免所苦。弟子尔時亦斃。息苦然。

以獄情未決。不得出離。今蒙吾師設齋。弟子與此徒輩
并列國諸侯。衆等皆乘善力。將生人間。慮世異國。殊。故
此來謝言訖。遂滅。自是儀文布行天下。作大利益。

窺基

釋窺基。字洪道。姓尉遲氏。京兆長安人也。初基之生。母
裴氏夢掌月輪吞之。寤而有孕。及乎盈月。弥與羣兒弗
類。數方誦習。神晤精爽。至年十七。遂預緇林。及乎入法。
奉勅為奘弟子。始住廣福寺。尋奉勅選聰慧穎脫者入
大慈恩寺。躬事奘師。學諸佛法。後遊五臺山。登太行。至
西河古佛宇中。宿夢身在半山巖下。有無量人唱苦聲。
冥昧之間。初不忍聞。徒步陟彼層峰。皆琉璃色。盡見諸
國土。仰望一城。城中有聲曰。住住。咄。基公未合到此。斯

須二天童自城出。問曰。汝見山下罪苦衆生否。答曰。我
聞聲而不見形。童子遂投與一劍。曰。剖腹當見矣。基自
剖之。腹開有光兩道。暉映山下。見無數人受苦。時童子
入城。持紙二及筆。投捧而去。基極驚異。明日於寺中得
彌勒上生經。以為彌勒化現。欲開廣之。遂援毫而授筆。
端舍利累累而下。常造玉文殊像及金寫大般若經。皆
獲瑞應。初宣律師以弘律感天。厨供饌。每薄。基三車之
玩。不甚為禮。基嘗訪宣。其日過午。而天饌不至。及基辭
去。天神乃降。宣責以後時。天神曰。適見大乘菩薩在此。
翊衛嚴甚。故無自而入。宣聞之大驚。於是遐邇增敬焉。
先是奘公親搜西域戒賢瑜伽師地論。惟識宗。而師盡
領其妙。世謂之慈恩教。以永淳元年十一月十三日卒。

于慈恩寺翻經院春秋五十一。

洪昉

釋洪昉本京北人。幼而出家。遂證道果。志在禪寂。而亦以講經為事。門人常數百。一日昉夜初獨坐。有四人來前。曰。鬼王閻羅。今為小女疾止。造齋請師臨赴。昉曰。吾人汝鬼。何以能至。四人曰。闍梨但行。弟子能致之。昉從之。四人乘馬。人持繩床一足。遂北行。可數百里。至一山。山腹有小朱門。四人請昉閉目。未食頃。人曰。開之。已到王庭矣。其宮闕室屋崇峻非常。侍衛嚴飾。頗侔人主。鬼王具冠衣降階迎禮。王曰。有小女久疾。今幸而痊。欲造少福。脩一齋。是以請師臨顧。齋畢。自令侍送。無慮。於是請入宮中。其齋場嚴飾華麗。僧且萬人。佛像至多。一如

人間事。昉仰視空中。不見白日。如人間重陰狀。須臾。王夫人後宮數百人皆出禮謁。王女年十四五。貌獨病色。昉為贊禮。願畢。見諸人持千餘牙盤。食到。以次布於僧前。坐昉於大牀。別置名饌。甚香潔。昉且欲食之。鬼王白曰。師若長住此。當飡鬼食。不敢留師。請不食。昉懼而止。齋畢。餘食猶數百盤。昉見侍衛臣吏向千人。皆有欲食之色。昉請王賜之餘食。王曰。促持去。賜之。諸官拜謝。相顧喜笑。口開達於兩耳。王因跪曰。師既惠顧。無他供養。有絹五百匹。奉師。請為受八關齋戒。師曰。鬼絹紙也。吾不用之。王曰。自有人絹奉師。因為受八關齋戒。戒畢。王又令前四人者。依前送之。昉忽開目。已到所居。天猶未曙。門人但謂入禪。不覺所適。昉忽開目。命火照牀前五

百縑在焉。弟子問之，乃言其故。昉既禪行，素高聲價，日盛頃，到鬼所，但神往耳。而其形不動，未幾晨坐，有二天人，其質殊麗，拜謁請曰：「南天王提頭，賴乞請師至天，供養。昉許之。因敷天衣坐昉，二人執衣舉而騰空。斯須已到南天，王領侍從，曲躬禮拜曰：『師道行高遠，諸天願覩。』師講誦，是以輒請師。因置高座坐昉，其道場崇麗，殆非人間。過百千倍。天人皆長大，身有光明，其殿堂對木，皆是七寶，盡有光彩，奪人目睛。昉初到天，形質猶人也。見天王之後，身自長大，與天人等。設諸珍饌，皆自然味甘美，非常。食畢，王因請入宮，更設供具，談話款至。其侍衛天官，兼鬼神甚衆。後忽言曰：『弟子欲至三十三天議事，請師且少留。』又戒左右曰：『師欲遊觀，所在聽之。但莫使到後園，再三言而去。』去後，昉念曰：『後園有何不利，而不欲吾到之？』伺無人之際，竊至後園，其園甚大，泉流池沼，樹林花藥，處處皆有。非人間所識，漸漸深入，遙聞大呻叫聲，不可忍聽。遂到其傍，見大銅柱，徑數百尺，高千丈，柱有穿孔，左右傍達，或以銀鑄鑱其頂，或穿其胷骨者。至有數萬頭，皆夜叉也。鋸牙鉤爪，身倍於天人。見禪師至，叩頭言饑曰：『我以食人，故為天王所鑱。今乞免我。我若得脫，但人間求他食，必不敢食人為害。為饑渴所逼，發此言時，口中火出，問其鑱早晚。或云毗婆尸佛出世時，動則數千萬年，亦有三五輩老者，言誠志懇，僧許解其縛而遽還。斯須王至，先問師頗遊後園乎？左右曰：『無。』王乃喜坐定。昉曰：『適到後園，見鑱衆生數萬，彼何過乎？』

王憮然曰。師果遊後園。然小慈是大慈之賊。師不須問。防又固問。王曰。此諸惡鬼常害於人。唯食人肉。非諸天防護。世人已為此鬼食盡。此皆大惡鬼。不可以理待。故鑊之。防曰。適見三五輩老者頗誠言。但人間求他食。請免之。若此曹不食之餘者。亦可捨也。王曰。此鬼言何可信。防固請。王目左右命解老者三五人來。俄而解至。叩頭曰。蒙恩釋放。年已老矣。今得去。必不敢擾人。王曰。以禪師故。放汝。到人間。若更食人。此度重來。當令苦死。皆曰。不敢。於是釋去。未久。忽見王庭前有神至。自稱山嶽川瀆之神。被甲面金色。奔波言曰。不知何處。忽有四五夜叉。到人間殺人食肉。甚衆。不可制。故白之。王謂防曰。弟子言何如。適語師小慈是大慈之賊。此惡鬼言寧可。

保任。語諸神曰。促擒之。俄而諸神執夜叉到。王怒曰。何違所請。命斬其手足。以鐵鑊貫胸。曳去而鑊之。防乃請還。又令前二人送至寺。寺已失防。二七日。而在天猶如少頃。防於陝城中。選空曠地。造龍光寺。又建病坊。常養病者數百人。寺極崇麗。遠近道俗。歸者如雲。則為釋提桓因所請矣。防晨方漱。有夜叉至其前。左肩頭施五色毯。而言曰。釋迦天王請師講大涅槃經。防嘿然還坐。夜叉遂揲繩。床置于左膊。曰。請師合目。因舉其左手而伸其右足。曰。請師開目視之。已到善法堂。禪師既至。天堂天光眩目。開不能得。天帝曰。師念弥勒。防遽念之。於是目開不眩。而人身卑小。仰視天形。不見其際。天帝又曰。禪師又念弥勒。佛身形當大。如言念之。三念而身三長。

遂與天等。天帝與諸天禮敬。言曰。弟子聞師善講大涅槃經。為日久矣。今諸天欽仰。敬設道場。因請大師講經。聽受。昉曰。講經之事。誠不為勞。然昉病坊之中。病者數百。恃叻為命。常行乞以給之。今若留連講經。人間動涉年歲。恐病人餒死。今也固辭。天帝曰。道場已成。斯願已久。因請大師勿為辭也。昉不可。忽空中有大天人身。又數倍於天。天帝敬起迎之。大天人言曰。大梵天王有敕。天人既去。天帝憮然曰。本欲留師講經。今梵天有敕。不許。然師已至。豈不能暫開經卷。少講宗旨。令天人信受。昉許之。於是置食。食器皆七寶。飲食香美。精妙倍常。禪師食已。身毛孔皆出異光。毛孔之中。盡能觀見諸物。方悟天身勝妙也。既食。設金高座。敷以天衣。昉遂登座。其善法堂中。諸天數百千萬。兼四天王。各領徒眾。同會聽法。階下左右。則有龍王。夜叉。諸鬼神人。非人等。皆合掌而聽。昉因開涅槃經。首講一紙。餘言辭典暢。備宣宗旨。天帝大稱賞功德。開經畢。又令前夜。又送至本寺。弟子已失昉二十七日矣。

華嚴和尚

華嚴和尚。學於神秀禪宗。謂之北祖。嘗在洛都天官寺。弟子三百餘人。每日堂食。和尚嚴整。鉢鉢必須齊集。有弟子夏臘。道業高出流輩。而性頗褊躁。時因卧疾。不隨眾赴會。一沙彌瓶鉢未足。來詣此僧頂禮。云欲上堂。無鉢。如可暫借。明日當自置之。僧不與。曰。吾鉢受持已數十年。借汝必恐損之。沙彌懇告曰。上堂食頃而歸。豈便

毀損。至于再三。僧乃借之曰。吾愛鉢如命。必若有損。同殺我也。沙彌得鉢。捧持兢懼。食畢將歸。僧已催之。沙彌持鉢下堂。不意墻破。蹴倒。遂碎之。少頃。僧又催之。既懼。遂至僧所。作禮承過。且千百拜。僧大叫曰。汝殺我也。怒罵至甚。因之病亟。一夕而卒。爾後經時。和尚於嵩山岳寺。與弟子百餘人。方講華嚴經。沙彌亦在聽位。忽聞寺外山谷中。若風雨聲。和尚遂招此沙彌。令於已背後立。須臾。見一大蛇。長七八丈。大四五圍。直入寺來。努目張口。左右皆欲奔走。和尚戒之。不令動。蛇漸至講堂。升階睥睨。若有所求。和尚以錫杖止之。云住。蛇欲至座。遂俛首閉目。和尚戒之以錫杖扣其首曰。既明所業。今當迴向三寶。令諸僧齊聲為之念佛。與受三歸五戒。此蛇宛

轉而去。時亡僧弟子已有登會者。和尚召謂曰。此蛇汝之師也。脩行累年。合證果位。為臨終之時。惜一鉢。故怒此沙彌。遂作一蟒蛇。適此來者。欲殺此沙彌。更若殺之。當墮大地獄。無出期也。賴吾止之。與受禁戒。今當捨此身矣。汝往尋之。弟子受命而出。蛇行所過。草木開靡。如車路焉。行十四五里。至深谷間。此蛇自以其首叩石而死矣。歸白和尚。和尚曰。此蛇今已受生。在裴郎中宅作女。亦甚聰慧。年十八當止。即却為男。然後出家。脩道。裴郎中。即我門徒。汝可入城。為吾省問之。其女今已欲生。而甚艱難。汝便可救之。時裴寬為兵部郎中。即和尚門人也。弟子受命入城。遙指裴家。遇裴請假在宅。遂令報云。華嚴和尚傳語。郎中出見。神色甚憂。僧問其故。云。妻

欲產已六七日。燭燈相守甚危。因矣。僧曰。某能救之。遂令於堂門外淨牀。席僧人焚香擊磬。呼和尚者三。夫人安然而產一女。後果十八年而卒。

清虛

釋清虛。姓唐氏。梓州人也。立性剝決。桀黠難防。忽迴心長誦金剛般若。三業偕齊。無有懈怠。嘗於山林持誦。有七鹿馴擾。若傾聽焉。聲息而去。又隣居失火。連薨灰燼。唯虛之屋。熾燄飛過。略無焦灼。長安二年。獨遊藍田。悟真寺。上方北院。舊無井泉。人力不及。遠取於澗。挈瓶荷甕。運致極勞。時華嚴大師法藏。聞虛持經靈驗。乃請祈泉。即入彌勒閣內焚香。經聲達旦者三。忽心中似見三玉女在閣西北山腹。以刀子剗地。隨便有水。虛熟記其

處。遂趨起掘之。果獲甘泉。用之不竭。四年後。少林寺坐夏。山頂有一佛室。甚寬敞。人無敢到者。云鬼神居宅焉。嘗有律師持戒行。夜往念律。見一巨人以矛刺之。狼狽下山。遂巡氣絕。又持火頭金剛咒僧。時所宗重。衆謂之曰。君咒力無雙。能宿彼否。曰。斯焉足懼。於是賫香火入坐持咒。俄而神出。以手擎足。投之澗下。七日不語。精神昏倒。虛聞之。曰。下趣鬼物。敢爾。即往彼如常誦經。夜聞堂中似有聲。甚厲。即念十一面觀音咒。又聞堂中似有兩牛鬪。佛像皆振。咒既止。効還持本經。一契帖然。相次影響皆絕。自此居者無患。神遂移去。神龍二年。準詔入內祈雨。二十七日。雪降。中宗以為未濟。時望。令就寺更祈。請即於佛殿內精禱。并煉一指。纔及一宵。雨足千

里指復如舊。纔遇大水。寺屋皆墊溺。其院無苔。若無滂
沒。凡諸異驗。皆如此也。

金師

僧金師。新羅人。居睢陽。謂錄事參軍房琬云。太守裴寬
當改。琬問何時。曰。明日午。敕書必至。當與公相見於郡
西南角。琬專候之。午前有驛使兩封牒到。不是。琬以為
謬也。至午。又一驛使送牒來。云。裴公改為安陸。別駕房
遷。命駕迎僧。身又自去。果於郡西南角相遇。裴召問僧
云。官雖改。其服不改。然公甥姪。各當分散。及後。敕至。除
別駕。紫紱猶存。甥姪之徒。各分散矣。

神僧傳卷第六

